

杨东明 / 著

问题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题太太/杨东明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1. 5

ISBN 7 - 80623 - 266 - 4

I. 问…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郑州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69000 印数 1—30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 杨东明

◎ 195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 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造山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迷人的诱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欲情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拒绝浪漫》（作家出版社出版）、《性爱的思辨》（华夏出版社出版）。

中、短篇小说集《因为有了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走出旧货店的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女人的阳光是男人》（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青春的骚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杨东明小说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A2267/02

责任编辑: 许华伟

美术编辑: 王井起

责任校对: 陈舒植

封面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黄彦

思往事，  
惜流芳。  
易成伤。  
拟歌先敛，  
欲笑还颦，  
最断人肠。

——欧阳修《诉衷情》

## 目 录

|                  |     |
|------------------|-----|
| 楔 子              | 1   |
| 第 一 章 事无不可对夫言    | 8   |
| 第 二 章 最相思        | 24  |
| 第 三 章 昆吾刀 斑沁玉    | 38  |
| 第 四 章 迷乱的长吻      | 55  |
| 第 五 章 少妇的初情      | 65  |
| 第 六 章 毛茸茸的想像     | 81  |
| 第 七 章 她觉得自己很坏很坏  | 99  |
| 第 八 章 用做爱证明丈夫的权利 | 119 |
| 第 九 章 陶醉在人类的游戏里  | 132 |
| 第 十 章 浓郁而茂密的生命   | 149 |
| 第十一章 快乐的过山车      | 168 |
| 第十二章 天算          | 184 |
| 第十三章 未经审讯的判决     | 203 |
| 第十四章 芳心寂寞        | 217 |
| 第十五章 扮新娘         | 229 |
| 第十六章 开光          | 246 |

|       |                |     |
|-------|----------------|-----|
| 第十七章  | 贺卡——           | 264 |
| 第十八章  | 用肉体发着一个同心誓——   | 281 |
| 第十九章  | 你哀伤的不过是你自己——   | 295 |
| 第二十章  | 会不会负了相思意——     | 309 |
| 第二十一章 | 你一定烦我了——       | 319 |
| 第二十二章 | 错错错 莫莫莫——      | 332 |
| 第二十三章 | 等待挟着急雨的大台风——   | 351 |
| 第二十四章 | 梦中人——          | 360 |
| 附 录   | 关于《问题太太》的采访录—— | 369 |

## 楔子

在潢阳市，春意每每浓得很早。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在潢阳，过了正月十五，潢阳湖边的迎春枝上就有鹅黄的花苞开绽了。门外看不到那些无奈的残雪，潢阳的冬天，雪并不太多。由于那些层层叠叠的高层建筑的遮挡，泛绿的山峰也很难进入市民们的视线。早春的绿都凝在了小区的草坪上。精心修剪过的草坪犹如绿色的裙裾，从那些斯拉夫式的雅致的铁栅栏中透出来，这就是潢阳市政部门和潢阳人引以自豪的“透绿”。

春的生机，是从围堵着的铁栅栏的空隙中透出来的，细想想，相似的寓意似乎古已有之。那就是关不住的春色，要出墙的红杏了。

安雅小区的知名并非因为这里的商品楼档次高，与那些坐拥众多别墅式洋房的住宅区相比，安雅只不过是由二十几幢六层公寓楼组成的普通住宅区。安雅的知名是由于它的绿地，它的围栏。安雅是最早引进那种欧式草坪的，安雅的通透式围栏典雅而气派，栏尖犹如王宫卫队的长矛，栏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照明灯，那式样，颇似 18 世纪欧洲王公贵族们马车上的风雨灯。

每天上午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安雅小区的绿草坪前就会有一位被人称做吴老师的退休老人出来遛狗。说是老人，其实只不过六十刚出了些头，望上去身板依旧像围栏一般挺直而硬朗。吴老师是军人，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原本是要在沙场上建功立业的，然而只做了做军事学院的老师，就可怜白发生了。吴老师喜欢养狗，探本溯源，狗是狩猎用的，猎场与沙场相近，主人那难以释怀的抱负，就隐在这养狗遛狗的爱好中了。年老的主人牵的是一条青春年少的沙皮狗，那雄健的沙皮狗虽然年轻，脸却是皱的，与主人的面部保持一致，以此标示着它毋庸置疑的忠诚。

在安雅小区，九号楼也是有幸临近草坪的五幢楼房之一，住在九号楼三单元三号的蔡太太每天上午十点钟之前都要坐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蔡太太早年与丈夫离异，独自含辛茹苦，将独生女儿养大。女儿结婚之后与女婿一起出国，只留下一个空巢由蔡太太独守。孤灯寒衾，形影相吊，在寂寞难耐中蔡太太就养了一只小雌狗做伴。小狗叫做贝贝，是那种满脸乖相的哈巴，像女主人一样五短身材，然而浑身上下却收拾得格外洁净，每每梳洗罢了，就与主人同倚望江楼。蔡太太住在二楼，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草坪的全景。只要吴老师和他的沙皮狗出现在草坪前，蔡太太就该领着她的贝贝下楼了。

楼外的风挺凉，蔡太太却敞着毛呢大衣的前襟，把内里的皮马甲开放出来。皮马甲是那种镂空且带着印花的，印染的图案花团锦簇，那些镂空呢，若游若移，若隐若现，透着朦胧的美。与女主人的皮马甲相映成趣的是小狗贝贝腰际的毛线马甲，它由蔡太太亲手织就，夹黄套绿钩金嵌银，展示出了女主人那一手出色的女红。

蔡太太和贝贝在草坪旁边刚一露面，即刻引起了沙皮狗的注意。那沙皮狗就再也不走了，它很不争气地停下脚，将脖子

伸得老长，向贝贝眺望。吴老师觉得有失风度，于是板下脸呵斥道：“嘿，走！”

在那断喝之下，沙皮狗只好很不情愿地随在主人身后，一步一徘徊地开步走。那边的蔡太太和贝贝矜持得很，头抬得很高，脚下走得很直，俨然对沙皮狗和它的主人完全视而不见。

你向那边去，我朝这边来，看上去是各走各的路，可是草坪那四方形的周边是环通的，沿着边沿走去，蔡太太和吴老师就碰了头。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时，吴老师就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蔡太太当然也把脑袋点了一点。那种点，都很有分寸，很有节制。

吴老师只一眼就觉得对方很灿烂，记忆中每次见到对方，那灿烂似乎都有所不同。灿烂的东西都晃眼，吴老师仅仅让那灿烂晃一下，就将眼睛闭上了。

蔡太太很喜欢吴老师闭眼的样子。吴老师的眼睛一闭起来，面部就显得敦厚显得可靠。对于女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男人的敦厚更可靠更可贵呢。吴老师刮过的脸颊和下巴蓝汪汪的，像铁，像钢，蔡太太望过去就有了坚硬的感觉。那种坚硬，却又没来由地使蔡太太觉得自己发软。

和吴老师一样，蔡太太的观察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当吴老师的眼睛张开时，蔡太太的目光已经若无其事地移开了。她做得恰如其分，绝不出格。

沙皮和贝贝则不同，它们都是性情中物，不免率性而为。沙皮一见贝贝，立刻跳跃荡跟，嗓门呜呜，不住地诉着情话。贝贝则做天真状地偏斜脑袋，温柔地将小尾巴摇个不停。稍顷，感情泛滥起来，互相嗅着湿漉漉的鼻子，舔着彼此的嘴角耳朵。

蔡太太忍不住想笑，口里却责怪似的拖长声调发出一声：

“贝贝——”

吴老师也应该有所表示，于是在喉咙深处压出一个威严的“嗯”。

贝贝不为所动，只是抬头瞥一眼女主人，依旧与情人诉着衷肠。沙皮呢，竟然绕到了贝贝的背后，在贝贝的小尾巴下面嗅了几下，然后忽地跃起，趾高气扬地骑在了贝贝的背上。蔡太太一惊，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绳带拉了拉，贝贝却娇弱无力，已然跌伏在地。

吴老师对沙皮一向采取宽松政策，因此手中并无绳索可拉，此时只能说服。

两位主人正无所措手足的时候，贝贝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将绳带从蔡太太手中挣脱，嚷着跳着，向旁边跑。沙皮也嚷，也跳，紧紧地追过去与贝贝纠缠在一起。沙皮恃强施暴，贝贝半推半就，在主人的眼皮底下做成了那番好事。

得手后的沙皮先跑回吴老师身边，左摇右晃，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贝贝则汪汪地叫着，慢慢偎向蔡太太脚边，自怜自惜地舔整着被弄乱的卷毛。

“你看看，你就不能管住你的沙皮！”

蔡太太的嗓音很高，分明是在吵架。

“能，能怪我吗？那是你的贝贝多事。”

吴老师因为尴尬，而愈加显得认真。

.....

两位主人都是常来遛狗的，也就免不了常常争吵。蔡太太喜欢这种争，这种吵。蔡太太的语气和神情都是凶的，心里却觉得很愉悦。

这样斗着嘴的时候，吴老师的太太出来了。“老吴——”女人远远地叫着自己的丈夫。

蔡太太忽然觉得委屈，一阵风吹来，她没来由地湿了眼

睛。

吴老师更觉手足无措，他正要带着沙皮离去，那狗却蓦地在风中抽响鼻子，汪汪地大叫，然后撒开腿便向远处狂奔。贝贝也叫起来，并追过去，犹如彩云追月。两只狗径直奔向临近草坪的九号楼，围着三单元一层的窗子吠个不停。

吴老师先跟过去，要管束他的沙皮狗。那狗也太张狂了，竟然跳上了人家的窗台。蔡太太随后跟到，来抱她的贝贝。贝贝不自量力，四只短腿伸直了，也想往窗台上爬。吴老师赶沙皮狗下来时，那狗异乎寻常地凶，大下巴向前伸抬着，利齿龇露，声音几近咆哮。

吴老师见那狗不从窗台上下来，连连嚷着：“反了，反了，敢不听话？”

蔡太太这时已经把贝贝抱在怀里，不住地用手抚着贝贝的卷毛。贝贝虽然退出了合作，却不曾停止对沙皮的声援，直嚷得蔡太太偏过脸，不住地摇头。蔡太太的家就在这家住户的楼上，她一边看着吴老师在窗台前唤那只沙皮，一边静静地站着，那神情似乎是在沉思，又似乎是在微笑。

窗台上的沙皮不下来，吴老师只得攀上去。伸出来的窗台不宽，铁护栏却是贴着窗子做的，要抓住它并非易事。吴老师虽说是行伍出身，但毕竟年龄大了，好不容易将身体引上去，然后把脑袋探上窗台，就张大嘴喘上了气。那口气还没有喘匀，却惊呼道：“臭——”旋即伸出一只手，捂住了口鼻。

吴老师这样一喊，蔡太太也觉出臭了。那臭有些异样，犹如臭了的鸡蛋，腐了的鱼虾。吴太太这时候也已到了窗下，连声说：“臭你还不下来，臭你还不下来？”蔡太太却说：“臭你还不看看，臭你就看看嘛。”

蔡太太说这话的时候，分明是在笑了。嘴角扯得更开，眼神却阴郁着，古潭一般，深得很。

吴老师忽然觉得冷，他下意识地打了个颤。

两只狗吠得更凶。

院子里那些好事的人也围了过来，有人附和着说“臭”，有人揶揄着：“是窗户里边臭吧，快看看。”

吴老师显出军人气概了，双手坚决地伸出去，抓住了两根铁防护栏，然后把头探了过去。虽然是大白天，室内的窗帘却拉得很严，让人难以窥视。

“看到什么了？”蔡太太问。

“看不到。”吴老师张嘴回答的瞬间，那股恶臭扑面而来，使他几乎要窒息。

那股恶臭是一阵风带来的，铝合金窗并没有关严，窗帘摆动着，犹如活了一般。那股恶臭刺激着沙皮狗，它不停地叫着，目光灼灼地望着吴老师，仿佛在和吴老师讨论一个重大问题。

是的，是重大问题，吴老师也意识到了。他很英雄地迎着那股恶臭，用手在铁护栏的空隙里移动着铝合金窗扇，然后又尽可能地扯住窗帘往边上拉。窗帘的质地是那种厚重的面料，而且铁护栏留给他的活动余地并不大，但吴老师还是从缝隙里瞥见了室内的一角。第一眼看到的是地上的痕迹，有点儿像筑路工洒下来的沥青，淡了些，薄了些，蜿蜒地逶迤地游走着，然后凝固在淡黄色的木地板上。第二眼看到的是凌乱的被单，像一个被人揉过，然后随手抛扔的纸团。第三眼——人！犹如炽热的白光一灼，吴老师看清楚了，仰在地上的是一具裸体的男尸。

吴老师手一松，身子从窗台上滑了下去。

“出事了，出事了。”吴老师不免有些紧张。

“嘿嘿，”蔡太太却平静地笑了一声，“我就知道，迟早要出事。”

那一刻，蔡太太脸上的神情有一种讳莫如深的诡秘。当吴老师把目光投向她的时候，她却闭了眼，仿佛正在自家的眼帘上看着什么，嘴唇还不住地翕动，似乎是在絮絮地自语。

吴老师忽然觉得，蔡太太有几分巫气。

吴老师这样观察蔡太太的时候，众人早已忙了起来。有人爬上窗台，要去验证吴老师的发现，有人去找电话，要赶快报警。几分钟之后，警笛大作，现场即刻被封锁，围观的人们都被要求离开。只有吴老师和蔡太太被刑警们留下来，做了询问。

几天后，此事在潢阳市就有了各种版本的传言。其中最为怪异的，是说在安雅小区的一套住宅里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那男人的腹部被什么人用手扯裂，周身的血都从那伤口处流尽了。凶手的指头断在了里边，是的，是指头，又粗又长，可见凶手的身材应该是又高又大的。

当然，那指头是很重要的证据，可以用来取指纹，做化验。可是，那指头完完全全被一层厚厚的凝血给裹住了，那凝血像脂膏、像沥青、像防锈漆。不，那不是裹住，那是合成了一块，那是融做了一体。

警方好不容易才将血污洗净，这才发现，那是一块形状奇特的玉石。

## 第一章 事无不可对夫言

乔果当窗理云鬓的时候，丈夫阮伟雄就坐在梳妆台的旁边。从结婚那天起，阮伟雄便养成了这个习惯。他喜欢看乔果细细地描眉画目，喜欢看乔果打腮红勾唇线涂唇膏，然后薄薄地在脸上敷粉。乔果呢，也习惯了丈夫在旁边相守。每完成一项装饰工程，乔果都要偏转头，望望丈夫问“怎么样”。阮伟雄必定频频颌首说“好，好”。阮伟雄说的是实话，在他的眼里，乔果怎么妆扮都是漂亮的，他就是喜欢看乔果的这副漂亮样子。乔果呢，也喜欢啦啦队，喜欢啦啦队欣赏她时的那副神态。他们夫妻俩，真算得上是相看两不厌了。

乔果这时候已经将面部的活儿全部做完，正在试项链。她先拿起一条带着石榴红坠饰的镀金链在颈前比画着问丈夫“觉得怎么样”。阮伟雄说“好”的时候，乔果已经换上了另一条祖母绿的。石榴红太惹眼，乔果想让自己显得沉稳些。无论是石榴红还是祖母绿，都不是真正的宝石，而只是些仿制的工艺品。但是她那花茎似的光滑细挺的脖子，却是天然自成的，别有一种无法仿制的华美。

两根微凸的锁骨之间是一片白皙的肌肤，那颗祖母绿就滴落其上。乔果向下看时，看到了浅粉色乳罩的饰边。想到

晚间酒席宴上，这片地带可能会投落的目光，乔果就觉得有些灼热，有些刺扎。不错，这条裙子固然漂亮，然而它的开胸似乎低了一点儿。

乔果起身另换裙子，丈夫不解地说：“换什么，这条就挺好嘛。”乔果笑着抚了抚丈夫的脸，心里说，傻，我这是为你加强防卫呢。

临出门前，儿子抱着乔果的腿说：“妈妈不在家吃晚饭了？”丈夫说：“宁宁，让妈妈走，爸爸晚上给你下面条。”乔果觉得有些对不起丈夫和儿子。公司晚上常常有应酬，阮伟雄在家里就用下面条来应对。水煮开了下挂面，然后放油放盐放青菜。丈夫的这个看家本领像爱的誓言一样，永远不会变。

“冰箱里有榨菜炒肉丝，煮面条的时候可以放进去。”乔果提醒丈夫。

“知道啦。”丈夫贴上来，在乔果的香腮上挨了挨，做了例行的道别礼。

乔果下楼梯的时候，心里还在想，明天还得抽时间再炒一大盘榨菜肉丝放到冰箱里。那是乔果的常备菜，以应付家中的不时之需。有了它，阮伟雄下的面条就不至于太无味。

出了楼洞门，乔果习惯地抬头望。七层楼的后阳台上露着丈夫的脑袋，阮伟雄正立在那里目送着她。这么多年了，每当乔果出门的时候，丈夫就在这里目送。等到乔果该回家的时候呢，丈夫又会在这里伫望。这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阮伟雄自嘲地说，这个后阳台是他们家的风景点，他就是风景点上的“望妻石”。

虽说是习惯，乔果每次都会感动。只要闭起眼睛想起丈夫伫望她的那个样子，乔果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

乔果从楼前的便道拐过去，一眼就看到了停在主通道旁边的那辆白凌志。那是天时房地产公司老总安少甫的坐骑。

乔果走近了,车的右前门就自动打开,安少甫在驾驶座上殷勤地说:“坐前面吧。”

“谢谢,我喜欢坐后面。”乔果说着,动手拉开了后车门。

安少甫一边将车开动了,一边自我解嘲地说:“小乔,你坐后面,我不就成了你的车夫了?”

乔果不说话,只是望着车内那个长方形的后视镜笑。乔果这样一笑,后视镜里安少甫的那张脸也露出了笑意。乔果的笑是百战不殆的利器,只要遇上无法解释或者不想解释的问题,乔果就会笑。乔果的笑漂亮又可爱,只要她不出声地笑一笑,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女人的漂亮,其实是由男人告诉她的。

乔果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道自己是漂亮的。乔果的肩膀长得窄,髌骨也窄,站在那些丰满的女人面前,乔果就会自惭她的瘦弱。乔果的眼睛是细长的,碰上那些大眼睛双眼皮的女人,乔果的细眼睛就会眯得更加厉害。乔果不止一次地动过念头,想去做一个双眼皮。后来,乔果才知道她那是笑眼,是月牙眼,是最狐最魅的。

乔果由人介绍到天时房地产公司时,安少甫只和她面谈了一次,就接纳了她。乔果一进公司,就做了业务部的副经理。不管是请客应酬,还是项目考察签合同,只要安少甫走到哪里,都会把乔果带到哪里。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乔果才知道原来她自己真的很漂亮。男人们都夸乔果,说她削肩细腰身段窈窕,又长着一副诱人的细眉毛弯眼睛,如果手里再拿上一把绢扇,就活脱脱是一个从古画里走下来的仕女了。

公司里上上下下都认定,乔果与安少甫的关系非同寻常,乔果是“安少甫的人”。这种认定,安少甫不会不知道,而乔果呢,虽然没人对她说,但她也感觉到了。那年春节前夕,安少甫说是公司要和一家台商洽谈合作项目,带着乔果去了汕头。